

嘉慶寧國府志

寧國府志卷二十一

藝文志

文上

晉

與嚴宛陵書

陸雲

少長之序禮之大司晚節陵替舊章殘棄瞻言令典既慕欽承仰憑高風實副邦氏謹奏下敬以藉虔欬思復未遠庶免

悔

答書

嚴隱

奉詠美旨流風綽遠復禮興仁命世之作獲尚齒之光無尊賢之報抱此永懷愧嘆何有君子宏道厚文無施是用釋筆歸於神要

蕭齊

爲齊明皇帝作讓宣城郡公第一表

任昉

臣竊言被臺司召以臣爲侍中中書監驃騎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封宣城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
加兵五千人臣本庸才智力淺短太祖高皇帝篤猶子之愛
降家人之慈世祖武皇帝情等布衣寄深同氣武皇大漸賓
奉話言雖自見之明庸近所蔽愚夫一至偶識量已實不忍
自固於綴衣之辰拒違於玉几之側遂荷顧託導揚末命雖
嗣君棄常獲罪宣德王室不造職臣之由何者親則東牟任
惟博陸徒懷子孟社稷之對何救昌邑爭臣之機四海之議
於何逃責且陵土未乾訓誓在耳家國之事一至於斯非臣
之尤誰任其咎將何以肅拜高寢虔奉武園悼心失圖泣血
待旦寧容復邀榮於家耻晏安於國危驟騎上將之元勳神
州儀刑之列岳尚書古稱司會中書實管王言且虛飾寵章
委成樂侮臣知不惟物誰謂宜但命輕鴻毛責重山岳存歿
同歸毀譽一貫解一官不減身累增一職已黷朝經便當自
同體國不爲飾讓至於功均一匡賞同千室光宅近甸奄有
全邦隕越爲期不敢聞命亦願曲留降鑒卽垂順許鉅平之

懇誠必固永昌之丹誠獲申乃知君臣之道純有餘裕苟曰
易昭敢守難辱故可庶心宏議酌已親物者矣不勝荷擢屏
營之誠謹附某官
某甲奉表以聞

唐

送劉太冲叙

顏真卿

太冲彭城之華望也自開府垂明於宋室漳州考績於國朝
道素相承世傳儒雅尚矣夫其果行修潔斯文彪蔚鄧不
手移華龍驥驥乎雲路則公山正禮策高足於前冲與太
嗣家輝於後有日矣昔予作郡平原拒鐵騎而請與從事掌
銓吏部第甲乙而起升等第爾來蹉跎猶屑卑位雖才不偶
命而德其無鄰故冲之西游斯有望矣江月弦魄秦淮頂潮
君行句溪正及春水晶茂之
子道在何居魯顏真卿序

按碑在今溧水縣學宮中城之華望上缺五字舊志作太

冲彭城之華望不知何據

送劉太真序 并詩

蕭穎士

記有之尊道成德嚴師其難哉故在三之禮極乎君親而師也參焉無犯與隱義斯貫矣孔聖稱頌子有視予猶父嘆其至歟今吾於太真也然乎爾且後進而予師者自賈邕盧冀之後比歲舉進士登科名與實偕相望騰達凡十數子其他自京畿太學踰於淮泗行束脩以上而未及門者亦云倍之子弗敏曷云當乎而莫之讓蓋有來學微往教蒙匪予求若之何其拒哉猗爾之所以求我之所以誨學乎文乎學也者非云微辨說撫文字以翳夫談端探厥詞意其於議也必辭而近矣所務乎憲章典法背腹德義而已文也者非云尚形似牽比類以局於聲偶放于奇靡其於言也必淺而垂矣所務乎激揚雅制章宣事實而已衆之言文學者或不然於戲彼以我爲僻爾以我爲正同聲相求爾後我先安得而不問哉問而教教而從從而達欲辭師也得乎孔門四科吾是以竊其一矣然大德行政事非學不言言而無文行之不遠豈相異哉四者一夫正而已矣故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者正之謂也吾嘗謂門弟子有尹微之學劉太真之文首其選焉今茲春連茹甲乙淑問休闡爲時之冠浹旬有詔俾微典校秘書且馳傳隴首領元戎書記之事四莊駢駢薄

言旋歸聲動日下流於寰外而太真元昆前已甲科本始間
歲嗣其歸舉謂予不信豈其然乎夏五月回棹京洛告歸江
表岫兮岷兮慨既萃兮兄矣弟矣榮斯繼矣緒緒之徒問詩
習禮者僉曰劉氏二子可謂立乎身先乎親蹈極致於人倫
者矣上京錢別庭閣望歸從古以來未之間也余羈宦此都
色斯云舉彼吳之邱曾是昔游心乎往矣有懷伊阻行矣風
帆載飛載揚爾思弗及焉然以泣先師有孝弟謹信汎愛親
仁餘力學文之訓爾其志之南徐北固朱方舊里昔與太真
初會於斯予之門人有柳井者前是一歲亦嘗觀茲地其請
業也必始乎此焉井也有井之敏劉之工其少且疾故莫之
逮太真亦嘗曰真何敢望井井與真難乎其相奪矣爾彼江
陰京阜是臨言念二子從予於此爾云過之其可忘諸同是
錢者賦江有歸舟以詎夫嘉慶焉爾詩曰江有歸舟亦亂其
流之子言旋嘉名孔修揚于王庭亢焯其休角既歸止人亦
榮止兄矣弟矣孝斯踐矣稱觴燕喜於岷於岷彼逝惟帆匪
風不揚有彬伊文俱學不彰予其懷而勉爾無忘

請行禮樂化導表

裴耀卿

畧曰州牧縣宰所守者宣揚禮樂典書經籍所教者返古還
朴上奉君親下安鄉族皆告和氣浹洽自然化理清平聖朝

制禮作樂雖行之已久而外州遠郡俗習未知徒聞禮樂之名不知禮樂之實竊見鄉飲酒禮頒于天下此來惟有貢舉之日畧用其儀闕里之間未通其指臣在州日率所管縣與百姓勸導行禮奏樂歌自華華奏出庚等章言孝子養親及羣物遂性之義或有泣者則知人心有感不可盡誅但臣州久絕雅聲不識古樂竊見太常具有樂器大樂久備和聲伏望令天下三五大州簡有性識者於太常調習雅聲仍請笙等琴瑟之類各三兩事令此州轉次造習每年各備禮儀准令式行禮備加勸獎以順風俗又州縣之學本以勸人祿在其中勤學也今計天下州縣所置學生不過五六萬人諸色并國子每年薦舉第過百人以上雖有司明試務在擇才而學校衰微居然可駭州縣補學生之日皆不願為遠郡送鄉貢之時多有不願來集思成願獎不可因循伏望詳擇其宜微加勸草

趙公西候新亭頌

李白

惟十有四載皇帝以歲之驕陽秋五不稔乃頓擇明牧恤南方荆枯伊四月孟夏自淮陰還我天水趙公作藩於宛陵祇明命也惟公代秉天憲作程南臺洪柯大本聿生懿德宜乎哉橫風霜之秀氣帶王霸之奇畧初以鐵冠自華在燕京

威維振肅剪不改視而後鳴琴二邦天下取則起阜一省朝
端有聲天子識而宰衡動聽殷南山之雷剖赤縣之劇強項
不屈三州所居大化兵威列碑頌至於足邦也南古以銅俗宣
風以布和平心理大兵鎮惟靜畫一千里時無勞言退公之
軒錯出無旬時而息焉出自西郭蒼然古道道寡列樹行無
清陰至有疾雷破山狂飈震壑安景燦野秋霖潏遂馬也聞
於谷口人周章於山頂亭候靡設逢迎闕如自唐有天下作
牧百數因循離騷固振永圖及公來思大革前弊實因此土
陟降觀之壯其迴闊龍蟠脊嶺波起聲勢交至可以有任方
農之隙廡如是營遂銷角堦卑卑石剪棘削污壤塔高欄以
門以塙乃棟乃宇儉則不陋麗而不奢森沈開闔燥濕有庇
若整之踴如鴨斯騫縈流鏡轉涵映池底納遠海之餘清瀉
逆峰之積翠信一方雄勝之邦五馬踟躕之地也長史齊公
光義人倫之師表司馬武公幼成衣冠之髦彥錄事參軍吳
鎮宣城令崔欽令德之後良材間生縱風教之樂地出人倫
之高格卓絕映古清明在躬僉謀儉功不日而就然是役也
伊二公之力歟過客沉吟以稱嘆邦人聚舞以相賀僉曰我
趙公之亭也群僚獻議請因諡頌以名之則必與謝公北亭
同不朽矣自以為謝公德不及後世亭不留要衝無勿拜之

言鮮登高之賦方之今日公則過矣致詢耆老而作頌曰
晚眺高亭趙公所營如檣背突兀於太清如鵬翼開張而欲
行趙公之字千載有視必恭必敬爰遊爰處瞻而思之罔敢
大語趙公來翔有禮有章煌煌鏘鏘如文翁之堂清風洋洋
永世不忘

宣城吳錄事畫讚

大名之家昭彰日月生此髦士風霜秀骨圖真像賢傳容寫
髮束帶嶽立如朝天關巖巖兮謂四方之削成滄滄兮中五
湖之潏明武庫肅穆離峯崢嶸大矧若納大音希聲默然不
語終爲國楨

開元以來良吏記

陳簡甫

君子所貴乎德德積於中而化行於外大可以象鐘鼎次可
以被絃歌所謂古之道愛雖沒而不忘者也宣州秦故鄣郡
地阻以重山緣以大江封方數百里而銅陵鐵冶繁阜乎其
間故其俗僥而侈其人勁而悍屬輟周鍛者習以爲常易於
寇攘昔號難治武德中天下既定惟茲上後附自是朝廷艱
厥居非勲賢崇茂文明中正清貞孤振法令峻整者無以割

符爲邑馬先天之前人物沕淪矣暨開元距今惠化決物請
修過倫故事傳於冊府淑問存諸故老僅得之數公有若裴
公耀卿者藝公輔之器受分憂之任以爲立政在於樹本樹
本在於設教設教在於率身乃舉其源舉其端削煩苛布寬
惠易簡得而庶務修豈弟行而羣心化緒衣聖向者知禁鄉
校黨庠者胥勸自是宣人始服教矣開元癸酉歲國家以天
下久平四海繁富慮吏之不率人之不廉乃謂分十道署廉
察以督之此州統江南之西潯衡等十有六州而班公景倩
始受命焉公介以飭躬廉以從政以爲法者國之柄天下之
平寬則阿阿則公室之權削矣急則刻刻則民下之怨生矣
江右荒服政素俗訛濟之以猛張弛在我乃布法申命舉直
繩枉恤人之疾苦除吏之貪暴踰年坐甯前免者百有餘數
澄清之志於是乎得矣有若竹公承勛者高節孤貞懿行方
直秉法以御下去邪以就正鯁悍於是乎東豪奸於是乎息
代班之政不易其舊閱歲而屬城放黜者幾于前焉初上以
遐方同廸邦禁思文法之臣而二公繼流茲土政斯和人斯
寧俾吳楚之俗不僭於度者繫二公是賴豈比夫延年有操
墓之稱郅都垂蒼鷹之號彼皆峭深而不我監豈可同年語
哉有若裴公惇復者繼班竹之餘承法理之極變而通之使
人不倦推而廣之使人知化振綱而目張舉大而細集故治

破觚爲圓變齊至魯澆俗於是勸於義矣有若大夫李孝備
者行溫而恭政清而簡不矯激以干譽不嚴厲以臨下反躬
而令行存誠而化達天寶初自太平長遷於涇與太平壤距
而二邑懷德爲二邑僅盈十稔益久於道而惠和之德漸於
人之血氣矣故溢於去思形於謠詠後卒此州長史以梓鄉
之愛歸窳於涇而家因寓焉廣德初羣盜蜂軼連昭縣邑人
上罷犂者比肩而李公之聞獨完由羣盜聚而保之且曰無
忘公之德也於戲召公之化勿剪甘棠柳季之仁不斨其墓
豈若凶寇懷惠束手侵掠又難於古之人矣招討使給事中
袁公異而上聞詔贈宣州刺史旌善也有若司功掾張選者
清而廉謹而信非公無以舉非祿稍無以入私調杜於居
官賄賂絕於故吏蕭蕭然有寒松貞玉之操焉山是累辟使
車今奉丹墀青冥之階其在茲也昔在漢世黃霸課最於穎
川魯恭化流於中牟皆異時齊芳高映簡牒曷若一州之政
年未三紀而循良者六人歟大歷初兼御史中丞陳公統方
鎮臨此絢想前哲徵諸輿論以爲旌善者所以崇德作頌者
所以垂勸如數君之美沛乎在人而不播絃歌傳竹素迤邐
頽靡與尋常者共貫則何以激清風敦發輝盛業歟以小子
學於春秋氏世於文翰爰命操簡用紀餘烈其鄉里氏族則
世家存焉故不書 刺史裴凝卿刺史兼江南西道採訪處

置使直景信刺史兼江南西道採訪處置使裴悰復涇縣令李孝備同功參軍張
江西南西道採訪處置使裴悰復涇縣令李孝備同功參軍張
選大厯間年陳簡甫記

響山亭新營記

權德輿

元和二年冬十月宣城長帥中執法襄陽郡王路公作新亭
新營凡過月而厥功成書時且便於人也先是郡城之南甌
甌墮嶺山本不剪樵門不開公因暇日觀視原野直南一里
所爲響山爲兩崖舊時蒼翠對起其南得響潭焉清泚可鑒
榮迴澄波又其南則博敞平坦溜漫遂迤邐前古之隙地是耶
之休利且與心會闇然自得悉以條陳實蒙可報乃量日力
計徒庸闢於畚中成是坦道揭東西二亭於雙峯之上相距
百步華軒峻宇皆據勝勢廣廈疏寮可棲瀝氣碧山且日清
流在下跨以虹梁砥柱近郊因其爽塏乃列營署度野以步
度堂以筵上棟下宇各有區處規地之廣袤分左右營部焉
門門親軍而下至八右至七既而左次莽平採石之師與
更設堂亦在焉廣場開館寗森紫帶可以闔軍實可以容宴
之飽居衛文之是邱得其時制而不煩官業盡在是矣初輿

師所處在郡之北偏地防壑下水泉沮洳積弊不遑介夫病
焉至是則修武備建長利興寢得安其室處坐起以觀其習
變而公又饗士於斯娛賓於斯公之心泰則神王神王則中
和方達士之體寧則氣全氣全則餘勇可賈夫然則不出櫓
附列豆之間而威惠交修上下浹洽在此物也以公之平粹
淑均天資吏師皆嘗四剖符一司武皆有利澤施於州壤及
是則貴爲元侯疏以大封推心術而行於理所繇屬城而流
於支郡程功底績觀發知智亭與營之制宜乎哉前賢之以
循政聞者有矣而遺美於是豈溪公之爲而裕斯人耶凡由
此塗出者東南抵於歙西北抵於涇肩摩轂擊往返自郢絕
東溪有浮橋過西亭得蓮池觸類滋長皆爲絕境公以鄱夫
春秋之徒也繪而傳焉使實錄於石時三年夏五月記

大農陂記

韋 璿

官郡支邑十城而南陵處劇蓋由庶民囂豪物產多狀山川
闢錯風俗詭浮故理束則民情憤政放則民怠俱不得其極自
非廉肅和敏措勅守中則莫至良能光功利及物耶今地官
侍郎盧公觀察宜部精心厚下重難邑長乃以寧國令順陽
范君假南陵印焉大夫於是肅以檢姦廉以約身和以綏民
敏以應物物不殊落民得休泰盧公嘗曰時或爽候雲龍通

逃膏澤加枯物不遂液人其奔乎下令邑中有能修復破
積水防患終懸厥功先時縣有廢陂曰大農積歲不理荒
幽屈邱隰通形空規殘狀非鄉黨之壽豈不可擬議范
召鄉老里正與向計之具畚鍤列縵鍾披林革築周察勢
於是斬荇闢蕪培高徹卑不殘民力不費金刀潛軼化
旬而畢渠江波六十里闢荒梗數萬畝疊石構嶺橫殺衝
泄流引瀾發三港支分脈散澤入大田厥功既成神物所
相雖使江河合災驚濤懷山亦不能軌峻防而役厚址豈非
仁澤於物乎其或火雲焚天旱魃爲虐順勢道流則其
縣歲漑千頃其細也孕鱗甲之族有鳬雁之羣羅生菰蒲
台菱藻漁父舟人浩歌揚楫厚生之物永永不極斯功也
以灼當世而芳千古矣昔西門豹治鄆召公治下蔡史氏書
美顯白良能以其因水茂功利澤及物者也則大農傑跡功
符天作可以論古對能豈有愧乎范君尋遷御史後三年史
民謠慕而願表尤切今逆率范公以文行德器擬爲特賢爰
領宜部仁義明舉邑人三請公曰他人有善惟恐不聞見伯
氏功利如是吾豈詭故哉乃
從之邑長李君請余爲記云

上宣州崔大夫書

杜牧

某再拜閣下以德行文章有位於明時如望江漢見去之告
天沈汪瀟漫不知其所爲終始也復自開幕府以來辟取當
時之名士禮接待遇各盡其意後進累累以節義自持者無
不願受閣下過首一顧舒氣快意自以滿足今滿鎮之貴士
地兵甲生殺予奪在一出口終日矜高與門下後進之士商
榷得失去就於分寸銖黍間多是其人也獨閣下不自矜高
不設壘學曲垂情意以盡待士之禮然知後進累累以節義
自持者願受閣下回首一顧舒氣快意自以滿足此固然也
非敢苟倭其辭以取媚也不知閣下俯仰延譽之去就幣帛
筐篚之多少飲食獻酬之和樂各用何道問夜承日三五相
聚危言峻論知與不知莫不願盡心於閣下詩考福祿祝之
無窮某雖不肯則亦千百間其一人數也鹿鳴宴羣臣詩曰
既飲食之復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
其心矣吉日詩曰宣王能慎微接下無不盡心以奉其上焉
自古雖尊爲天子未有用此而能得多士盡心也未有不
得多士之盡心而得樹功立業流於歌詩也凡於諸侯哉夫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司馬遷曰自古富貴其名磨滅
不可勝紀靜言思之令人感動激發當寐而寤在飢而飽伏
希足下下濬之益深築之益高緘緘之益固使天下之人異日
捧閣下之德不替今日則爲宰相長育人材興起教化國朝

房仕姚宋不是過也牧於流輩無所知識承風望光徒有輪
心效節之志今謹錄雜詩一卷獻上非敢用此求知益欲導
其志無以爲先也往年應進士舉曾投獻筆語亦蒙承稱於
時今十五年矣於頑樸中爲之不已久於其事能不稍工不
敢再錄新述恐煩尊
望無任惶懼教再拜

爲崔中丞進白鼠表

李 丹

今月某日於所部宣城縣射亭鄉百姓姚德家獲白鼠一素
毛毳然淨若冰雪體貌開暇異於其倫臣謂白者少陰之色
也鼠者姦人之象也夫以晝伏夜動之質穴社穿歸之資而
乃稟金方之正色投籠檻以馴擾此蓋小人革心之瑞西戎
授首之符臣又聞白虎白鼠皆金行之祥也且獸之大者莫
勇於虎獸之小者莫怯於鼠前志有日用之則如虎不用則
如鼠則虎之與鼠其類之極乎臣愚以爲天之意又以鼠警
陛下耳夫犬戎猾夏者乘金方沴氣也陛下若臨之以律防
之以時則雖強如虎將弱如鼠矣陛下若臨之失律防之後
時則雖弱如鼠將強如虎矣今犬戎未滅秋律始行伏願陛
下鑒上天之炯戒納微臣之芻蕘考金行從革之義徵虎鼠
強弱之勢則當西極月窟率來王矣况復蠢爾犬戎乎

移元徵君書

皮日休

徵君足下行奇操峻捨聖天子賢宰相退隱於陵陽踞見青山傲視白雲得失不可搖其心榮辱不能動其志怪拳冠冕見泥滓祿位甚善甚善苟與足下同道者必汲汲自退名惟恐聞行惟恐顯老死爲山谷人矣或名欲遺千載利欲及當今者聞足下之道可以不進說耶日休聞古之聖賢無不欲有意於民也苟或退者是時弊不可正主慙不可曉進則禍退則安斯或隱矣有是者世不可知其名俗不能得其教尚懼來世聖人責乎無意於民也此謂之道隱其次者行不端於已名不聞於人欲乎仕則懼禍欲乎退則思進必爲怪行以勸俗談言以矯物上則邀天子再三之命下則取列侯殷勤之禮甚有百世之風次有當時之譽此之謂名隱其次者行有過僻志有深傲飾身不由乎禮樂行已不在乎是非入其室者惟清風升其闢者惟明月木石然麋鹿然期大道家之用以全彼生此之謂性隱然而道隱者賢人也名隱者小人也性隱者野人也有夫堯舜救世湯武拯亂之心者視道隱之人由夫樵蕪之民耳况名與性哉今天下雖無事河湟有黠寇之患嶺微有通蠻之虞主上焦心灼思晏詢夜謀宰相戰慄於嚴廊百執事奔走於朝右然尚未復貞觀開元之大

治有致君於唐虞，竊民於仁義者，其人則鮮。其求則勤，元在
之聘，屢降於山林，少微之星，但明於霄漢。此真足下之所高
視也。嗚呼！斯時也，山林之間，宜倒衣以接禮，重跡以應命。赴
聖天子千年之運，成大丈夫萬世之業，勲銘於鍾鼎，德著於
竹素，可不盛哉！夫主上知足下之道久矣，加以郡守薦之宰
相，譬之雖錫命屢頒，而高風轉曰：「接物日簡，入山益深。」且足
下將爲道隱乎？則道隱者，世不可知其名，俗不能得其教。足
下之名尚矣，丹青於世矣，豈謂道隱哉？將爲名隱乎？則名隱
者，以怪行動俗，以恢言矯物，足下之道，俾之而伊夔，庸之而
夷齊，豈謂名隱哉？將爲性隱乎？則性隱者，飭身不山，乎禮樂
行已，不在乎是非，足下領薦名於有司，客位於侯伯，豈謂性
隱乎？然三隱者，足下皆出其表，復何爲而高卧哉？如終卧陵
陽而不起，是廢乎古人之道者也。仲尼曰：「素隱行怪，後世有
述焉，吾勿之爲也。」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君
子衣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夫前三者，聖人之所不爲。
足下之學，楊墨乎？申韓乎？何其作於道也。足下其亦有意乎？
如納僕之言，翻然而起，醒然而用，朝廷必處足下於大諫，立
用足下於宰輔，其在大諫也，以真氣吹日月之翳，以正道立
天地之根，先黜陟於朝廷，次按察於侯國，其在宰輔也，外以
道寧四裔，內以法提百揆，俾天地反氛爲瑞，使陰陽易愆爲

穰然後以元免樂浪爲持節之州峴嶙嵒作駐蹕之地又不知房杜姚宋何人也果行是道崑崙南山之竹不足以書足下之功窮百谷之波不足以注足下之善以足下之風可以知僕之志以僕之道可以發足下之文故不遠千里投書於御者用以吐僕意中之奇斯也僕之報舍自有方寸異時無望於足下發函之後但起無疑不宣

疊嶂樓記

獨孤森

郡地四出皆卑卽阜以垣故於樓爲易而賦名必著其富正據屏亦雄斯競侈由是徐步逾千萬日和煦則壯邦麗解之熱慊在第一望絲機羅錯并障錦春以融獨峰採雲雙波屹風居以澄脫魚喚入夕蟾娟來秋以揚雲併半空水偏一岸冬以明此概舉爾觀縷不盡也然而月語方狎濁酌始酣則防城健卒籌三而環警緒至越舊走楊葉呼族榮雖黃度展和不能不憚而數縑之歷舉四美悉佔而倍之不足照矣予春至建秋偶步池北得小亭之遺上居然最勝因命植棟門梁出城屋之脊周方數間小亭如初而中與諸樓相差者自爲一地其上則訝出高際平與空等喬所謂越課者不復游應則其四美不俟說而聞不似到而見非聞非見其然也始聞始見其喬之未必然也且聞且見而今之所以然也嚮既

舉概今不可然夫北望條風清暑之流皆偏擅攸戡莫全厥
美或能伸左臂或踞右目或獨全正尚總而衍諸則我無許
斯又不聞不見而以其然為然矣郡以溪山著名而溪小負
則叠嶂之名為宜至於闢千錫道沙子門戶等咸有曲旨成
於新致舉之則纓將煩於概故抑之而中地亦晦而不彰咸
通十二年十二月辛亥書

宣州重建小廳記

沈顏

界江南宣州實為輿區凡厥貢之盛厥土之饒則古所長也
舊鉅盜起芒碭環映於四方是邦載罹寇阨雖城陷幸免而
外無子遺矣兵部裴公餘慶去任賢常侍聿自池牧來臨滿
事未幾遽為秦彥所據姦逆鄰愍一旦歸兵渡江引黨趙錕
以代已任是歲南滁劉顥作亂揚州繼喪師律二境流離人
不堪命宏農王方作自淝水爰奮義旗詢於同盟則田公司
室苻次宏謀及維揚克定秦彥就誅宣人有言曰何獨後予
侯其來蘇宏農王允憫是誠我公復勵其進討錕悉銳逆戰
敗為崩之及追登保壘兵食內空而外不絕商市無改肆錕
知人和在彼乃自閤宵奔我公追擒之自此江表畧定大順
元年建子月孫儒入據維揚又來寇我舉不以義自老厥師
復為我公擒之其取盡潰宏農王去寧揚土我公嗣總藩條

天子嘉公之助就轉左僕射命觀察於是明年建寧國節度
又明年加司空宣城府屬戎事使廳久缺司署者進言曰盍
葺之公曰民室未完民逃未復於是用文德以來之既而來
安之不期歲車者闕闕舟者聯聯比屋滯貨盈市溢鄣司署
者復進言曰民室完矣民逃復矣公曰舍廩未寔田野未闢
於是薄其賦而省其徭給其乏而賑其饑不期歲荷耒耜
搗蟠於泥如雲之稼懷糗在畦司署者復進言曰倉廩寔矣
田野闢矣公乃許然後度林相址不憊匠事橫梁虹亘山節
峯峙巖巖崇崇觀者改視公喜退頽人曰凡事之治不治無
賢愚貴賤顯顯然知異觀此當其未治人咸慊之及其治也人
咸榮之則古於為政也豈不榮乎治哉我今欲刊成績宜付
所能則沈氏子以文售子其何可辭焉乾寧二年乙卯秋八
月八日記

南唐

築新城記

并銘

韓熙載

我唐中興三葉聖歷再周義聲騰於九有靈光施於八埏用
將下武克殲勅敵重營堅壁以制不廷乃詔寧國軍節度使

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都督宣州諸軍事宣州刺史
濟南公築此新城寧國重藩宣城與壤星分半土地控荆吳
扼天下之咽喉作關東之襟帶雄如侯甸必項良將之籌謀
勢壓江山寔取崇垣之壯麗於是特飛鳳詔命張全開公乃
選五塚豐登三農閑隙遂敷心計因若土功是以將校早規
工徒獻藝士皆樂往民以悅來荷長鍾以成雲陳豐裔而弱
日因高就遠以日繼時萬堞才成堅同石墜四門始畢儼若
玉闕爰自壬戌歲二月興役至癸亥年三月畢工所築新城
自金光門西北轉至舊城崇德門東北角長五里三百三十步
從崇德門以南轉至金光門東長四里三百三十步新舊城
共長一十里一百九十三步新築壕塹亦從金光門繞新城
轉透出大溪長八百九十四丈深三丈有餘造成大樓八所
其諸敵樓橋道不可殫書由是千雉豐餘重門超忽飛閣神
行而登漢堦題月照以羅空層檐翼舒雕檻虹羅高岸轟而
山屹方櫺豁以洞開排畫橋以呈巖下臨無地走長欄而雲
市橫射遙天列一帶之寒江自為天堦環下尋之深洫宛是
湯池固可藩屏皇居折衝萬里者也美哉城之為政也暫勞
永逸庶不騫而不崩有備無虞信可大而可久銘功勒石以
播無窮癸亥歲

十月五日銘曰

於赫有命洪惟我唐王猷允塞靈輿孔章賢士在位猛士守
方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况此宣城國之
闕域不有金湯胡為控扼烈烈虎臣爰茲鎮牧廉問方期仁
風被沐寅陳廟算允因五燭遂度土功乃陳存奎經之營之
壘堞踰流萬尋淵引千雉雲浮石堡玉關鉄堞金甌雄加九
服麗絕方州飛簷鳳舉畫棋龍游疊碧鸞兮霧合亘長雲兮
翼舒何巨防之可比視方城其度
如勒勲績於貞石作藩屏於皇居

文廟記

徐鉉

昔夫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扶東周於已絕振蒼生於既墜
其迹屈而道逾大其人窮而教逾遠則生民以來未之有也
其在祀典法施於人則祀之功褒乎之祀其可忽乎然則中
人不足以語上下十間道而大笑故斯教也衰於戰國廢於
魏秦漢魏以降續而復絕夫仲尼日月重昏于祖非聖人孰
能廓之故斯教也興於武德盛於貞觀極於開元理自然也
興兵以來大化湮替先王禮器傾頽於勝廣之門閭里諸生
棲惶於絳灌之下坳厖祠宇其存幾何天之愛民不富隆絕
皇統再造六藝始修太歲丙午重熙在運宣城雄鎮帝之叔
父在焉故幕府之選殊重尚書郎吳君光輔奉詔佐廉部兼

理於涇既蒞事廼被儒服謁先師闢荆榛歷堦垣以造於茅
茨之閒仰瞻俯視喟然嘆於是奉開元之成制采泮宮之
舊章經之營之是卜是度繼新秘殿嚴倫粹容入室升堂森
然如在籩豆有位賓從曲序階神威列門衛肅然於是青衿
儒服之子有從師觀藝之場鯢齒齡背之徒識養老慈幼之
節欣欣然其化之大者歟越明年秋君奉計如京師因得其
寶鳴呼聖人在上萃賢畢舉使三代之風達於邑里不其偉
哉余承君之歡歎美君之志刊石紀事真於祠庭後之君子
無怠跂及其餘理版籍察庶獄闢汚萊過陂澮則有考功之
吏在故不書於時太歲丁未冬十月九日尚書工部員外郎
知制誥
徐鉉記

涇縣小廳記

薛文美

余自出閭行來治斯邑竊觀圖籍亦睹風土斯邑也歷代屢
爲郡復改縣隸豫章焉爾後割龍門鄉爲太平縣沙門鄉爲
旌德縣石埭鄉爲石埭縣可知封疆遠近矣太和中裴明府
鐸借其山勢雄峭溪帶奔傾翠巖居人烟和公舍參開依萬
牛縣驛宇制置縣署後池塘迂折半里有餘雖水涸草浸波
瀾不見而斜灣曲岸景致宛然別有亭基五所古木脩篁交

陰若蓋斯遺址甚憐於懷然而民疾未除官方蒞任不可
追往有害於今終俟豐穰以續故事庚戌歲中秋始創高亭
一間兩厦風來八面目達四方危擬鰲頭靜同天竅乃命曰
齊雲亭小廳者乃縣占廳也不計年代屢曾增修柱木傾斜
風雨不蔽頽毀既甚坐立非安議始重興量功採斫先有洪
水漂出巨材久在溪端謂其蠹朽試請少府邢公楷監工人
往視得巨木數條沿沂而來如神所惠爰運斤斧適就公廳
棖榑端堅棟梁宏壯威儀百里光煥一方復於廳後益屋三
間水閣三間重梁續柱架險飛空簷影照波荷香人闌日來
風閣東北隅茅亭一所花卉繁雜果寔枝繁翠色常在嵐光
不散亦重修飾別是幽奇曰烟鎖亭因記小廳乃得總述非
衍功績要在記歲時也唐保大十一年歲次癸丑七月二十
六日寧國軍節度使官知錄鎮事朝議郎檢校尚書主客郎中賜紫金魚袋薛文美記

宋

昭亭廟記

并銘

梅詢

宣城人

崇山峻壑雖吐雲而洩雨珠庭福地必因文而咸陟川岳朝
於四暨則水旱是咨神靈莫於一方則歲時蒙享况乎青蒼

萬似奔走川上天設靈府祐於黎民而猶牆堵頽堙蕭蕭交
 拱如在之鵲雖虔請禱之人安仰不有興也神將時依知州
 清河張召某皇軒樹風江左下車而人皆知勤政而吏不
 政欺以謂不惠於民舉竹刑以繩罪有功於物憐蘭蒸而張
 禮暇日謂郡僚曰昭亭祠既敝宜新之乎德風斯揚庶草皆
 偃疋徒揆日遠酌於葩經上棟下宇壯逾於義易扶崩危之
 政址成博敞之新規模置成謀鼎支厥垣初疑乎謁丹皮而人
 空捧烟椒塗欄於復道絳雪披於綵垣巨壁霽雲收於軒廡
 紫府驅威神而會靈仙憑憑繹繹連薨巨壁霽雲收於軒廡
 天光射於金碧又疑乎冊金天而拜瑤宮吁怪狀而駭人魄
 已而厥功告就力役於終乃杏二車率總戎幕吏祝嘏宿齋
 雍容籩豆有楚肴載斯豐桂觴湛於流霞節鼓沸於清風羅
 拜阼階以落成功陰靈勝蟹兮昭格景貺氤氳兮莫窮且夫
 萬物有定位惟神行乎無方三才運乎中惟人貞乎得一理
 實相濟神無自彰故斯廟之成乃因而具雖誅盜賞善昧杏
 冥而何究而扶教尊俗體昭報而斯在夫如是而有莘之降其
 興也不誣非馨之薦其來也有所詢登名柱簪解帶棠陰授
 簡成文不違辭避佩仲尼之教奚愧事人美召伯之賢誠慙
 銘曰

峩我亭山千嶂萬峯噴隘染藹秀入窻中中有明神啟而爲
宮苔錦懷日松蘿咽風享惟馨兮千萬祀嗟貞構兮半頽圯
夫君來兮久延睇新嘉謀兮大宏制猗材展兮物力羣揮斤
負畚閼溪濱朱扉昭耀奪紅旭峻壁深沉掩白雲嚴祠畢兮
廟靈新考鐘伐鼓落神明刻豐碑兮傳億載永穰穰兮福斯民

疊嶂樓賦

田錫

宛陵之邱元暉舊遊城連延兮百雉世綿歷兮千秋流水白
雲慨依然而在覽遺風往事信赫若兮長流余以丹陛策名
皇華奉使適流於此乘春以至驛梅江柳動遊宦之芳懷風
觀露臺起高明之逸意疊嶂居先登之悅焉憑落絮之危檻
向飛花之晚天複嶺連岡時昭亭兮作鎮平蕪遠樹引句水
兮爲川因而覽古興懷臨高安脚自春秋戰國之後伯吳魏
鼎分之際干戈偕王乘輿擬帝斯爲形勝之地恃以控臨之
勢襟帶三江咽喉五湖歸勺踐兮稱越隸夫差兮曰吳比奕
棋之靡定惟霸畧兮能圖方今禹跡重新堯封復古卿王命
於北闕詠皇風於南浦升高而賦憐宋玉之才多覽景自怡
非仲宣之思苦江渺渺兮涵春草萋萋兮感人指吳越之遠
道介池歛兮爲鄰兩漿何歸引迴眸於天際微雲似畫帶斜

陽於水濱既而陶謝守之詩若苔滿石覓獨孤之文芳塵在
壁否花台露念昔我之來時菊葉迎霜乃今余之暇日歲云
豐稔民之悅逸思命儔
兮囑侶聊登樓兮自適

修觀風臺障樓記

觀風樓在
臺障樓東

邊

知州

夫鼎新者故之宗早故者新之尚今宜之崇閭民有觀風
有臺障昔之見也闕於宗今之尊也履於裔蓋取諸大易之
義乎則知建葺之理屈而不伸使樟櫨之民濟濟之士唯願
謂雉堞有棟宇焉弗知棟宇有器用矣粵若鬱蒸斯盛望隘
攸幾守臺是高約魚炮於前榜清風於內卽知民之安嘆沸
勃思緩同禁決滯訟去河濁微徹鋼可以導淳和之氣絕氛
稂之虞與民共之其或洞沅凝睇嚴列斂容守登是觀盼委
巷囑窮阨卽知民有聲思煦熙貌思鞠育可以弭矯時之利
疎濟木之方與民共之其有陰竊駭謀詭動警間偵未臻
良慙未露馳介聘暇詒默立伺可以衛翼郡防禦我備助
佑牧守撫馭會豪復乃租計傳至按察命行延陟昭言遠聯
借察獄豫豐約咨人淑厲外奉讜賞內省腴瘠可以審險易
之區辯淳澆之玩一覽於目四顧在懷有茲婉而彰棧而茂
挹而盈蒲揚而益耀信乎唐獨孤使君盡四美在古逮於今

名實不昧歟載念年祀浸遠其構攸毀棟桷虺蝮尾駭驚瘳
扶傾之木風煤什蹟之塤米泮登眺蠅縮舉趾蟻仰咸起於
不吊之歎哉迺達四聰旋整二字郭匠運斤不移於質楚材
是幹不增於華莞戢載飛棋貞匪繡象物熙熙奪春榮之觀
燕羽揚揚集賀厦之榮始知其汚也晦於川今知其隆也禔
於時芳躅曷隆清規綽嘉証尚乎翰霞摘星之異爾肅泰充
樞職出牧陵陽金龜一交玉蟬再望旋膺詔命入覲冕旒偶
茸二樓之圯幸頤二樓之用慮殆淪於棟宇之列乃旌振於
刊勒之規時景德三年丁未日樞密學士邊肅述

綺霞閣謝詩碑亭序

蘇為

知州事

謝公在南齊間出守宣城郡風騷之妙抑價於當時政事之
稱流芳於千古故大中十一年鄭薰自河南尹觀風茲地得
謝公集中詩三十餘首揭碑於郡樓西北隅迄淳化二禩凡
一百三十五載星律屢遷風雨不蔽垣頽碑仆僅致淪陸會
左史姚公鉉同理郡日景慕徽烈愛重佳句遂遷置於綺霞
閣然歲久摹印字多訛闕今東平駕部再營是閣帶飛炳乎
輪奐別求翠琬鸞蹤燦其回翔俾藩翰之榮觀助山川之眞
樞乃以謝詩分勒二石對峙樓壁之下則東平好古之譽卓

爾日彰期公變雅之風萬然不狘時天聖四年仲冬月一日
中散大夫尚書職方郎中知宣州事上柱國蘇爲序

修牙城公宇記

盧革

宣城郡在有唐世爲宣歙池觀察使之治所本朝乃用寧國
節度以配其軍凡生齒輿賦之數寔夥他郡爲州之望亞江
寧府而於一適自爲盛輻朝廷之守不繁於有司丞相率以
老於煩使之人士名天子而授之大夫仕久且倦則不甚喜
設施荷布宣德澤便安元元而已夫靜而不撓則脩近厚故
民之耕治力而末技掛絲是道也已水陸所出角車所會悉
介他境賓客迎勞飲饒之煩吾州無所與豈明主休息惠養
耆艾之臣恩維不啻匪責其報歟僕仕四朝矣少壯之時惕
畏藏拙未嘗開口敢干一事今老矣徒衣食於吾州幸無寒
飢其放人是焉足道哉曠事之東嘗有別宇以便視事歲既
久垣頽朽腐若將壓焉僕始至則病之然未能遽議也越再
歲仲春之三日乃命歲事度材於官鳩工於兵材選而工良
勸以美滙二句而畢修簷義義鉅棟崇崇鱗張翼舒維匠於
心有永其終無侈於初亦此州牙城之新觀也東廡楠叢竹
三本葱翠可愛聊資佳賓
游息云辛亥六月一日記

前太守題名記

袁

抗知州事

宣城之地郡於東漢州於隋然以溪山號名郡自南朝始唐
造觀察使統宣歙池三州此為治所遂益盛當其任者歷歷
多賢臣我宋克江南仍節度故額曰寧國軍命朝臣領符印
鄰州兵籍皆額於昇事體與兩郡等秦閭名卿亦同有志者
喧天下之郡三百盛於昔而衰於今者有矣第屬於人臣所
任耳人臣所任則有輕重之別若民之休戚係政之得失今
昔一也可隨世而厚薄哉慶歷七年冬抗罷鹽鐵使副被命
來守不敢忽暇日究前之領州者名氏或勝而存焉未嘗著
於石刻非所以謹書而垂永久也乃較其歲月俾有次然後
勒之以待後之君子皇祐三年八月三日袁抗書

縣廳記

孫

覺

太平令

太平為縣自唐天寶十一載至今蓋三百餘年矣唐衰更五
代強者相與裂天下而有之所在建國國地小蓋賦役繁重
而爭大不休方州大都往往破碎於是江南號為多事四面
敵國又最倔強被兵者屢年太平是時為縣自若也宋興天
下為一民生不織刀兵更戍之苦祖孫安養州守以蓋舊衙
水衡山洛聚輒萬家地耕無荒而巖崖崩絕可謂既富而庶

之時極盛最隆之際也然而猶以陋名聞於天下蓋其爲縣
在州之極南山斷嶺隔途絕道複不可車馬用里計之三百
有四十而後至州隸縣之民其間衣食器用資其地之所出
其田鑿山爲畦播以稻不可畦者以粟以麥歲豐則斗米三
十錢歉亦自倍其畜雞豚牛羊而用以享賓客以祀非其鬼
其獵之時或鹿或熊不常而異者不可識其溪可漁而魚特
美又善治塘陂以粢以觀也其菓與蔬宜於山者皆具其油
漆概柏竹木以爲器而足乎用邑人無外求焉者其績麻絲
織以布帛不爲縷刻無用而適乎溫涼其山多莫名所望孤
峯拔立於羣山之上者曰黃山蓋其峯三十六云縣堂見之
百里然非所領也其俗太嗇而嗜利良民間亦自重但不知
儒而求之學蓋其僻陋不與世接而爲生之資自足也夫更
亂世不與爭鬪殺戮之害而父子室家相保獨完其所居僻
陋之幸也至於遭定治之時萬里一家天子屢詔州縣立學
以風勵天下歸之純厚於是他邑舊俗寢變而好學自修之
士所至有之獨茲陋邦在籍者至於萬人而應書者無一此
豈南北異才而性分之不同哉是亦所居僻陋之不幸也余
既令之明年易視事之堂新之悉取前任名氏可考者列之
屋壁又爲編次其山川物食財用之可嘉被服風俗喜好之
所尚後之君子得以覽焉嘉祐二年丁酉十二月將仕郎試

秘書省校書郎
守縣令孫覺記

池軒記

王安國

宣之城中有陵陽三峯而州治在一峯之上嘉祐三年予過
之通判杜君懿嘗邂逅淮南而士大夫稱其賢者也宴予於
登嶂樓觀夫邑屋之衆丹漆之麗環數萬家於山水之旁而
州人皆閒暇飲酒而管絃自三峯之斷裂而桑麻之墟舟楫
之津泱屬於閭閻耕者之俯僂行者之去來朝陽夕陰氣象
明晦出百里之外而得夫一席之中皆昔之騷人能上多寫
於文章之工者也吾於是而樂焉蓋五代兵火時宣人窮於
剽攻燔熾之禍宋有天命武廢不興元元白首衣食於里閭
鵬賦而觀游之樂能侈於今日者四聖之澤浸灌百年者深
也君懿既得其欲於閒曠之鄉遂圖可以爲宴閒適者因府
東爲便廳廳後作軒池上以徹乎綺霞酒半與予憩其間修
竹嘉樹植於檐楹之後前而魚遊鳥舞雜乎冠履之下上吾
所以樂於耳目之玩者豈獨快須臾行役哉蓋俯仰間有見
萬物之理而樂也君懿曰吾勞於仕已久而得逸於此吏事
之來也有問四方之人或曠時而不至思夫敗日月於簿書
期會之不訾而敝車馬於賓客造請之無已宜其久此而不

厭也然吾去也有時而後來者莫知爲誰也其林樹日以蕃
魚鳥日以樂而有能同吾欲於是者乎爲我記之予曰夫熟
慮於治而使吾民衍衍於下然後得休宴於上而無愧孟子
所謂賢者而後樂者歟則君懿不有志是哉嘉祐三年十月
十一日

上任謝表

孫錫

知州事

祇奉綸言出分郡守戴恩彌渥省已若驚臣某申謝伏念臣
學術空疎性識情昧惟拙難而行已耻矜尚以趨時孤危
於華塗居自安於拙宦同時倫輩滯東觀者幾希末路孤危
甘南州而引去尚慚尸祿之戀敢有後薪之嗟被寵中宸假
應便郡仰銜顧遇何報生成此益伏遇皇帝陛下盛德博容
至仁含育多士選檢於臺閣孤賢雜進於闕庭顧此愚庸未
忍捐棄俾分優寄副責專城臣敢不盡瘁米鹽畢精鈔朽獄
市不擾期習俗之安寧姦伏必擒庶教條之畢舉誓殫綿力
以答鴻慈

推官廳覽翠亭記

梅堯臣

宣城人

郡城非要衝無迎送還往官局非冗委無文書迎切山商征材巨木腐積區區規規襲不爲宴處久矣始是太守邵公於後園池旁作亭春日使州民游邀予命之曰其樂其後別乘黃君於靈濟崖上作亭會飲予命之曰重梅今節度推官李君亦於解舍南城頭作亭以觀山川以集嘉賓予命之曰覽翠夫臨高遠壯心意之快也晴澄雨昏峯嶺之明也心意快而嘯歌發峯嶺明而氣象歸其近則草樹之煙綿淡水之澄鮮銜鱗翻來的有光掃黛倚側嫵嫵發秀有趣若此樂亦由人何則景雖常存人不常暇暇不計其事簡計其善決樂不計其得時計其善適能處是而覽者有不暇不適者哉吾不信也

疊嶂樓記

翁之奇

夫以觀游之勝稱天下而其名是以久傳者是必有殊尤絕異之賞而又遇夫卓偉傑之才以發之然後是以有傳於天下不然者將益泯沒而無所見於世矣宣之疊嶂樓其著者天下蓋本有不知者也唐獨孤章之記澤水足當吾所謂卓偉無匹之奇而其名雖傳是固有所殊尤絕異之賞也夫陵陽三峯錯峙於州城之南而州治所據在一峯之上北望

昭嶺南瞻閨後前左右如抱如擁粲然如積金瑩然如丹
巨屹然如長城之環繞故然如巨防之壁立皆天造地設爲
此耶之險固雖圖畫刻削莫克肖其自前世來圖畫所紀編
簡所載靈仙之所飛游隱逸之所棲止無代無之至而覽者
使人有眇然睥睨之思而又雙溪之源出於羣峯經於井邑
晴雷無聲能鱗自動微風不來波綃如舞其盤旋屈曲出沒
乎林木之間者數十百折而後合於大江大江之流與五湖
之波混混決決近在目睫風濤喧喧沸雷激激往往洄洑彭
湃之聲或聞於坐席登而望者又使人有超然長往之興前
守刁侯之來也旣以秀嶂之秀新其樓又以雙溪之勝創爲
閨其丹雘之飾則雕甍華棟金碧綵翠與夫山光水色下上
而相輝遂稱江南之勝絕刁侯去而繼之者得今光祿余公
嘗同從賓僚擁珠翠列絲竹陳杯酒而宴於其上過而望者
疑其乘紫烟翼丹霞凌碧虛而騰赤霄不知其所如酒半頌
謂之奇曰人之稱斯樓者徒知有山水之勝而已而吾居此
蓋則年有餘所見者不止於山水也若夫春花生開而散錦夏
木茂而成幃秋宵靜而月明冬曉溫而雪霽此四時之景不
同而樂亦無窮也夫居者之逸成者之勞也繼者之易創者
之難也維其艱且勞則吾今日有是者前人之惠也子其記
之之奇曰夫人情莫不欲佚自佚者不若同民莫不欲樂自

樂者不若與眾與民同之則來者之有是其致足樂也不能
推吾所有而問之民雖樂蓋君子不貴也古人有言賢者而
後樂此不賢雖有此其能獨樂哉公曰然此吾志也遂書之
刁侯名約字景純今為刑部郎道史館余公名良貽字康臣
為光祿卿知宣州云
熙寧二年六月一日

湖山桓簡公廟記

李定

涇縣令

晉明帝之末年大盜蘇峻逆江東桓公為宣城內史欲集義
師赴難長史裨惠以為微弱不可敵宜守以待之公曰為人
臣見無禮於君者若鷹鷂之逐鳥雀尚何俟為乃使朱紳討
賊別部於蕪湖而公自出石碗待迺會司馬流兵敗賊勢益
張填於城下公顧城不足守退保廣德既而王師失利公聞
之涕出進屯涇縣所在長吏多遣使應賊者裨惠又諫詐與
賊平少紓其禍公曰厄於此命也安得屈節與逆賊通乎賊
將又欺公之將軍俞縱於蘭石縱死而賊進攻益急公堅守
不動踰年食盡援絕城陷於賊公死焉謹按晉史公諱義贈
太常諡曰簡元帝時仕為史部郎知名天下王羲之公
遂解疾去明年討處仲拜公散騎常侍引入內殿以謀軍事
處仲既誅以功封萬寧縣男當是時為宣城內史嗚呼士之

有才器懷忠義不幸而遭亂離又不幸而死於難此其可悲也然死於難固不幸而死之能以其義名以死顯傳之無窮足以立懦夫而勸節士又何必重悲其不幸哉若公者可謂不幸於一時而有功於後世者也宜其廟食不朽矣定到涇受職之二日以故事謁公於湖山之祠堂於是退而論次之嘉祐七年正月初三日廣陵李定記

通判廳綺霞閣記

章岷知州事

絕江而南盡邇甚遠邵之劇者宛陵首焉禹貢揚州之域戰國屬楚地秦郡曰邵隋州爲宣易置不常統治稱重昔南朝卜都建業宣爲近輔非親賢不拜故南齊謝守假麾於此自亂華惟江左以文物盛公之才藻獨擅一時風雅所宗古今罕儔餘霞成綺傳布海縣後之作者賞其風調得公東池累甃西偏構爲飛閣以綺霞勝之海移歲紀屢更成壞嘉祐庚子田曹郎石君堯夫被詔監郡關決多暇舊宇湫底摧撓思欲易狹爲廣棄危圖安乃欽材鳩工益其舊址因壯麗而宏大之密勢適宜興役以時人無斲勞匠非遺巧期月而新閣成望之瞻眺焉若山嶽之峻極卽之凜凜焉若堂皇之邃密憲迎初旭而晨霞絢爛焉夕魄而澄暉皎潔紅藥吐芳於前楹玉樹交蔭於後牖若其邀賓侶舉觴豆賽百嬌之

如矢爭半先之矣道輕騰至而浮埃盡息東雨飛而芳塘晚
張文萃既投游鯉慨聚畫繞輕發驚鷺暫起益游息之佳地
樓觀之勝賞也因念作文八詠麗譙峙於星梁即人白雪層
閣構於舊楚亭號白蘋用柳惲之雅詠渡名黃葉出何謂之
麗賦率採摘雕章作為崇厦百代振風騷之景歷襍標圖誌
之名較是為美何所先後耶堯夫以俊造夾科文雅飾吏導
竊之可所至稱治若其踰前哲之懿美革異製之庠陋一日
必肯有君子之風五月報政著循吏之績豈茲一字之壯可
盡述其德美哉岷峽其為僚目觀輪奐之盛將永歲月如何
勿書因刻於片石云爾嘉祐七年三月七日記

宣州監務謝表

沈括

自速深望敢下投軀之地上繫寬典過叨守上之優藐孤進
之一身何再生之至造術惟忝冒深自震惶臣某中謝伏念
臣江海孤蹤生遭盛世弓冶未習素無異能始緣輩殺之誤
聞上奉朝廷之榮選五更使指八踐詞林非常之恩或兼展
而賜對雖次之舉不踰歲而屢遷校前世獲遇之多要古人
報國之義縱未得其死所敢有愛於生前志未見於事功身
已罹於罪議上辜任使之意下負生平之心泥首追愆汗顏
侍聽荷至神之隱卹下責備於裁真俯矜危誠曲傳輕議尚

珎列城之寄不失善國之安負戴之心顧太山而可挾保全之意抑朽骨之重生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至德下臨大明委照尚念孤微之緒素無左右之容特寬吏議而使之省循過假州符以觀其補報天地之恩有限聖神之賜難名苟效死之有階非沒身而不已循踐此語灰粉爲期

游山門詩序

寧國之西有山蔚然獨起四壁斬絕有佛宮栖其間不可攀而躋也其下則偃然有門闕焉世謂之山門而不名宜稱江南山川之奧而寧國縣據其高塏山門又其尤焉則其鍾稟之異不待予言而知也寧國士大夫乃未有一人嘗至其下者至其間巷市井田野之人亦不能一日游焉彼皆有以用其身而不暇外慕也爲宜今之人必至於乘謬齟齬材智不令於時去無田疇百工之事以歸其身而後遽遐僻塞肆傲於山林水石之間悠然遐觀思古人而終身焉然於進退之决予未能如彼其果也要無所用其身而寓之外物歟臨而望遠激流泉之清波繁茂樹之繁陰則予將有遇焉既又爲詩一篇以記其遊耳目之所得吾詩能言之求其所以游所以得所以樂蓋詩未嘗能賦也

眞符觀桓簡公廟記

章國光

宣城人

從來虛譽不足以激俗惟名節可以激俗美言不足以感人
惟忠義可以感人何則萬目雖張而理之所激懦夫有爲也
三軍雖眾而義之所激壯士涕零也總是二者歸於一身其
桓公之謂乎公東晉人五更榮之後也少雖孤貧已獲令名
人倫獎鑑當世方之許郭而又歛崎歷落爲周顒所重明帝
將伐王敦預叅密謀敦平以功封萬寧縣男丹陽尹溫嶠抗
疏謂宣城阻帶山川頻經變亂宜得望寔者居之遂以公充
其選帝嘉其才當頒手詔不欲輕留外任公以墳柏在此郡
固請因補宣城內史有惠政爲民所懷蘇峻之亂公舉義師
欲赴朝廷其長史裨惠因郡兵寡弱勸之按甲以須公慨然
謂社稷危逼義無晏安乃遣將軍朱綽破賊別部於蕪湖會
司馬流先據慈湖爲賊所敗遂長驅進公以郡無堅城退據
廣德軍尋主帥敗歟州縣望風降峻慨然流涕進屯涇縣遣
將軍俞縱守蘭石峻前鋒韓見攻之將敗左右勸退軍縱曰
吾之不可負桓侯猶桓侯之不可負國家也力戰而死見因
進軍公固守經年勢孤力屈爲其所害時年五十三逆賊未
平諸子流迸宣城人紀世和奉義故葬之事聞朝廷尉蠡簡
咸安中改贈太常寺卿相傳其地有祠卽屯師之所又南十

館里乃墓也而亦常有碑焉予感斯言觀廟所據彷彿有漢
魏形勢質之舊史旨無不合而史筆尤詳讀其施爲爲之驚
惋暇日因尋其故坐斷境之間穹龜數尺野史指碑仆處要
發而視之翠珉既泐文悉漫滅彷彿其側後得故井琢石爲
器往往在焉惜哉公之餘烈既如彼遺跡又如如此山城可催
公志不可摧親兵可屈公節不可屈前所爲三軍儒夫聞之
故可以感激也非生死有以澤一方其能血食而不絕乎昔
唐之許遠張巡區區全一睢陽事不克而就擒然猶魂才大
筆紛紛記述充塞其庭如公耿介寂寥無辭其亦不幸非舟
車之所會耳予懼建廟之端愈久而無傳又居吾鄉也豈宜
捨諸故墟考舊之說拾前史之要而爲之記治平四年書

林希知宣州勅

蘇轍

勅具官某爾名在文學之科而才兼政事之選比以吳郡生
齒舊衍學者如林假爾才名以重其守而僑籍所在重以親
嫌飛章自陳懇求易地宣城大藩亦東南之要往治其治服
我異恩可

青陽橋記

劉攽

南陵舊治臨江唐長安中遷青陽城其鎮籍山其浸漳淮卽
今治也漳淮南出昌山逕高郵卑迤五里至縣而東爲溪
與西港中港之流希北而合逕於大江春夏雨集重源複嶺
汗潦衆壩之水年注衝激惟東溪爲最田野平衍雜大相間
販夫販婦所出皆還惟東門爲多故溪流之漲也行者爭前
渡者恐後惟所當輒以乘爲波則有臨足一有輕重而覆溺
隨之雖操舟若神不能善其後矣邑人羅顯章應之喜以利
舉爲功乃帥取造橋富者出資貧者出力鳩工度材勤不暇
息經始於今元祐元年冬十一月庚申越三年冬十一月甲
寅橋成廣二丈有四五尺長十丈朱欄碧甃隱如彩虹人不病
涉自此始是費錢一百萬餘應之出資爲多其不足與眾所
捐者幾半出以其所有盡之夫列肆運財取與相發時一錢
不啻百金重者有之而顯應之捐已所有爲眾人利無一毫
愛者意興夫多藏小施以要譽鄉黨語鬼神以現不可必之
福利者異矣余因落成誦記歲月而名其橋曰青陽志古城
也元祐四年春二月朔記

宣州謝兩府啟

張耒知州

比者法當易地思使造庭方奔命於半途遽分符於僻郡地
未殊於南北舟楫相通憂方切於困窮厚祿有餘雖微幸出

聖朝之厚而曲成皆高位之仁已見吏民賴知風俗茲益伏
遇某官受天間氣爲國元臣道德致君誠論重世器不材而
無中願一物之選遂令功每戰得時選觀所領自昔有
孝道德在人而顏真卿之政事登高作賦稱神元卿之文章
精素天制革不通吏道無稱可全有便安民消愁嘆之聲
自祿聖治家受飽暖之福徒費君恩尺寸無施冒昧而已歲
事云晏幾政多閒伏乞
簡爲華夷精調宴味

三天洞求雨疏

惟以宣城之地春未以來雨施不時時未得所父子熟視而
無告官吏不知其所爲凡口有神廟不致驚豈德薄與能感
格抑民灾未易祓除莽大澤與高原赫炎風分畏且恭惟禱
師具千乘眼得一佛傳無有親疎等加悲憫設羅牛如赤子
視此世如掌中則夫禱與大雲普降甘雨宜翹足可待是仲
夏之勞具在神通蓋甚容易眷茲千里之澤請以三日爲期
時或有應
事且無及

三天洞謝雨疏

雜清淨心難於三界無所著以慈悲故常憐一切諸有備煩
以旱災輒伸誠禱即時感通應念雨來爰飭僅爲豐饌易煩
憫爲歡喜顧茲恩施曷有報償哀民生之多艱願眞乘之卒
相俾無失望是謂大慈

敬亭廣惠王求雨文四首

嗟乎吾民其困久矣去歲積雨大江橫流兩圩既陷一境受
災補復亡散寔在今年死生存亡間不容髮而自春及夏時
澤未滋凡凡四郊粉且不植吏術莫救必神之求神食斯民
忍視其疾惟王威靈功德烜赫在民指揮蛟龍一瞬之力豈
或難之

山川之神能出靈氣見變怪以司雨暘之權以佐民衣食之
用則是有職於民者故朝廷隆以爵號表以廟貌有司歲時
奉祀不絕自四月至今以旱禱於王者於是三矣今事已益
急雖瀆神有罪而不敢避也惟王俯而聽之油然而雲沛然
而澤以除民之病以紓吏之責於王之神營茲之力有職於
民宜不愛惜也

宜之爲州被山帶江民耕於高無灌溉之利而仰澤於天故
閱月不雨則以旱告今茲季夏之初時雨大至臨山之田既
插日茂比日之雨積水且竭亦膏雨矣然方作而止又不偏

也是以民心惶惶憂在歲事吏無以爲術但知有渴於神而已夫困瘼之有將人手而取之梯磳之食將下咽而奪之矣抑又神之所不忍也

南方之民以稻爲命而稻非水不植神所知也今茲四月且盡而原田槁乾待水種稻而雨不降澗溪之流亦復淺涸民情惶惶如失火之待水寒疾之待汗也失今不種則一歲且無食其饑餓死亡流轉於溝壑可立而待則其憂懼危迫之情益可知矣乃茲月甲申嘗率僚屬有禱於神神如荅之翌日而雨然施澤木渥雲日已霽豈神未念民之病姑以塞其意而已耶審如是其繼有請雖千百其未止也神欲罪其責而降之罰亦未如之何矣今事已甚迫敢盡布之惟立輿風雨一雨三尺其於農事乃克有濟某亦有不腆之牲酒以報神之德惟王速圖之

廣惠王祈晴文

晴雨未幾又復謁晴在人宜恕况神之靈沃野茫茫歲將有秋誰爲之孽雨滂不收失望垂成吁嗟憫憂不敢避責冒昧有求神或哀之疾尚可瘳

宣州謝上表

曾肇

知州事

信而後諫愧無平仲之言罪不容誅誤脫成湯之網屈嚴科而賦命俾善地以寧親聖澤隆寬自古未有愚心感激欲報何從伏念臣蒙蔽之人迂濶於事以直道為敬天之寔以詭情為駭俗之非殺其身有益於君行之無悔見其利不顧其義死不敢為知萬折而必東故三已而無懼汲黯之懸寧免世嫌子文之忠蓋出天性切服兩宮之知遇稍希八彥之激昂故有橫逆之來曾無左右之助既免投荒裔仍擇處於近藩風俗休戚在所漸摩朝夕言甘得其順適固隆於普貸恩尤著於曲成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聽德惟聰使臣以禮謂好言利病者有區區憂國之心謂不事權貴者非汲汲謀身之輩方免官而從微竟薄責以勸忠臣敢不做體患慈退加修省勉正心而誠意必明耳而篤行金石可磨庶幾子臧之守節死生不變庶幾徐邈之有常彈夙夜治民之勞全始終報上之志

謝罷符寶郎通判宣州表

汪藻

通判

微惡必察宜即嚴誅罪疑惟輕止從薄責衰誤登於臺省深蒙復返於江湖中謝伏念臣家世故寒材能極陋竊慕古

人之力學獨陪多士以進身編歲衛之十年最爲修純鍊
星之一日俄致顯騰絲升寸目處於必爭故公論不容而交
擊假煩簡札有玷簪紳尚依魚窟之網黃道粉榆之壤昌非
洪造豈有餘生茲益伏遇皇帝陛下博採智能甄觀情量謂
虛船獨附而偏心不怒難若無他然銅駢射中而薄命先遭
莫非自取姑捐稍稟使活妻孥臣敢不仰佩訓慈俯深循省
自嬰簿領甘爲俗吏之沉迷
坐置銘詩善復平生之玷缺

新學序

呂本中

三代之盛其在上而列爲諸侯卿大夫以達於天下而治民
者大抵皆賢聖人也故其治明而化洽民之生於斯時者薰
陶漸染無非善也耳聞目見威儀動作物皆有養不斲於修
而已入德矣自魏掃應對進退以至酬酢天人之變絕聞天
地之化下學而上達非有本末精粗之別也入孝而出弟移
孝以事君移順以事長而天下之事畢矣此聖人之教所以
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無二道焉故也彼蓋有目遷善而
不自知者故詩書所載獨記夫治亂成敗之迹與其一時君
臣訓誡之言至於教之所由興學之所自成弗致詳也周道
衰聖賢在下恐治之不可期而道之遂不明也退而傳之其

徒於是教爲甚詳學爲甚備本末先後粲然明自不可誣也
然而孔子設教諸弟子各以己之所見才之所宜而傳其學
傳之既久而能不失聖人之意者希矣獨曾子之學專反諸
其躬而求其內明聖人之用心傳之子思及孟子而卒不畔
蓋篤志而近思不爲空言者如論語孝經中庸大學可考也
嗟乎士生千載之後異端間作徇空言而忘寔用求其傳之
不畔誠甚難雖然豈可以自已哉要當窮探力索而見之行
事焉爾矣宣州之學廢久不治前所居者湫隘庠下在州治
之南兵火搶攘之際而學者講誦不輟固已勤矣則又求其
故學之基而改治之至建交三年某月某日學始成其勤若
此前途州學教授宜人李宏也叙學者之意而求記於東
萊呂本中竊爲造次顛沛必於是者聖人之言宜之學者當
歲之不易而勤若此可謂造次顛沛不忘矣所謂不忘者豈
學舍之成否與講論之輟與不輟哉固將優游饫詳味而
力行之求所謂傳之不畔者則必有道也此本中私獨拳拳
有望於宣之學者

新城賦

有序

周紫芝

建交三年尚書右丞呂公移病得請爲宣州守上以宣江左
要郡賜中都錢五萬緡仲緒築城學公至三月因舊址鳩工

不歲告成紫芝寔與此邦之士均被惠澤保厥攸居爲之賦
 皇受命之無疆兮撫列聖之重熙備本支以爲城兮守中國
 於四裔成威疆於道德兮采遠人而懷來雖外戶其弗閉兮
 鉅正畫而穴坏陵塤其寢弛兮悵孤墉之目隕憤謀臣之
 鑒空兮結奇禍於遼陸盜蜂起於中夏兮覘樵蘇之沸騰發
 嗣聖之不圖兮條虎嘯而龍飛登故老于海濱兮勤懇惻于
 疇咨咨大江之橫薦兮紀南國而東羅覽旌而望幸兮阻
 石頭之險巖倚茲土以爲輔兮寔警蹕之是異爰屬公以往
 城兮卽舊址以增治奉天誥之丁寧兮旋縮版以望茨驚萬
 柝之雷動兮屹百雉其屈展初浮絮以隄隄兮趣伐繕而興
 疲葺月樓之如霞兮麗朝日於紫恩繁二水其如帶兮湛江
 潏而渺瀰貝蘭石而布渠兮亦虎落之旁施役不再籍兮耕
 不解糜民不告病兮負挿以遶姑忽寇賊之凌暴兮蔽橫江
 之旂旗剽旁邑而不入兮無匹馬之敢馳豈精神之下格兮
 匪木石其奚疑追回天之讜議兮信大厦之復支歛餘波以
 小澗兮在此一方之羣黎公時與賓客而周覽兮淚雨下而
 交頤念北狩之既遠兮渺茫駕其何之客起舞而壽公兮願
 效節于守澤公亦友松喬而不得兮及雲旆乎霄逝屏四方
 其安堵兮豈陋壤之足爲饌余冠以從公兮聊望遠而徘徊

惠泉銘 有序

宣爲禘在大江之南雖古名邦而其民率南山爲居地勢既高井泉希少異時鉅盜臨城無所得飲固嘗患之而未有爲之計也太守呂公既因舊壘而新之凡攻守之備開墾立辨乃卽城東南鑿地爲池將道溪流以蓄之使民汲而飲焉畚鍤方興未及尋尺而泉湧於地清澈可掬議者咸謂公精誠感格非人力能爲者昔肅師剡山飛泉自湧伯宗整衣片爲之溫皆是濟一時之急公之所感何以異此知錄事沈侯肇榜以惠泉且作記叙其本末而公復欲余銘廣其意雖辭旨蕪陋不足傳遠庶幾託異事以播之俾使知公所惠此方者其利無窮也銘曰

大江之南並疆千里有美斯邦因山爲壘宅高且居萬世巖巖有井在民不石而止戎馬東侵巨盜四起既堅我壁既發我矢震盪雷轟蟻附山峙續綆以汲竿費而萍蠅吻呼號土氣披靡嗷嗷羣蒼縮手相視公之來思乃經其始百雉一新巨壘咸理念我羣黎定艱於水相城之隅欲穴其址畚鍤方興鼓鑿未啟出此檻泉如釜之沸湛然澄清既冽且美雲湧雪翻激石齒齒酌言嘗之有來且喜咸曰斯流天藏地秘淵源可格不約而至分擁熊幡與民樂只民曰咸休萬世之利

我作銘詩
以紀其異

崑山金牛洞記

魏良臣

小智自私則物方域而不通達人大觀則包宇宙而無外蓋
天以氣而覆地以形而收氣覆於上則日月星宿照耀森列
有目者皆可視至於紫宸金闕霞府瓊宮雖聞其名而世終
莫之見形載於下則山嶽河海結峙融流有足者皆可至至
於名山祕府真宅奧境苟傳於世則必有待而後顯焉如華
陽洞府則以茅真君而顯龍虎山則以葉天師而顯自餘塵外
仙居隨寓昭著未易一一數也宣城崑山舊有洞名金牛蓋
以其潛通幽隱周流而無不徧也自昔嘗有真隱修煉於此
唾時滋久丹竈為墟榛莽蔽蔽狐兔穴藏樵父野夫棄置弗
顧志士道流睠視歎息幾年於茲矣紹興甲戌秋僕命猶子
仲遠往視之因稍加荒緝結小菴於其側村巷鼓舞欣然效
力會未浹旬已畧就緒僕乃杖策繼往登臨四顧洞形敞豁
上有巨跡如仰足印青螭蟠繞於前竇蓋倒垂於下山川林
壑誇奇挺喬莫可形容恍然如游瀛洲上蓬島揖浮邱而拍
洪崖不知身之在塵寰也遐想其游仙旅雲輶鶴馭徜徉其

間鼓鉤天之奏舞霓裳之曲逍遙快樂遊乎遊哉不可尚矣
因知龍吟霧起虎嘯風生理固有自然相感者隱有待而顯
晦有待而明譬之負材抱道之士方時未遇執未垂竿販糴
屠狗之人未之奇也一旦遭時遇主撫發蘊素則澤及四海
而名垂萬世亦猶是矣僕因有感於斯乃爲之叙以紀一時
之偉觀紹興丁丑八月朔旦如心居士魏良臣記

新建貢院記

朱

翌

知州事

自孔子以文學言語分命弟子後世設科取士皆本此然士
之所學各有其長文各有其工或長於經或長於史或工鋪
張或工簡潔不能使之一也司文衡者各有所好又皆不同
故幸中選者未必心服其徒不幸見黜者則有遺賢之歎使
去其私不專所好而惟學之所長文之所王以寔材薦於天
子庶不負所任之責一州一道必曰得人豈不當矣宣城每
大比羣諸生較藝無定所多寓之浮屠氏之宮費財擾人爲
害不細聖來茲守適歲大比浮屠氏告病而未之革也適爲
度郡治之西地極高明命宣城宰吳君一能爲屋數十楹將
成而翌移吳門通守俞君召虎嗣其事太守凌君景夏寔落
成之煥然壯麗爲江南之冠吳君使來求記本末吳君老儒
故於士子之事盡力如此是院也以陰陽家言之必有英才

魁天下之士勛諸公勉以驗之司文衡者願觀前說少留意焉紹興庚辰十二月桐鄉朱翌書

修學記

徐銳教諭

寧國之屬邑有六旌德介乎深山窮谷之間風聲氣習崇尚簡樸北海齊侯下車喜曰是不優游撫摩而理耶間有伺吏長短持爲譟訟者侯稍用威董之咸灑灑碩化邑用大治一日入學宮歎曰慶肖奉天子明命來宰茲邑職在承流宣化而教化根本之地弊陋若此今釋老之教尚行於世所至仙宮梵剎相望於通都大邑金碧相煥動耀耳目夫子垂世立教功與天地終始吾徒反不能尊師重道墻宇隙壤坐而不顧經席塵蒙倚而不講居官者務因循憚改作以了官事爲癡而不暇問居鄉者舍本逐末侈寺觀以邀身後之福而不知興黨序教子弟世其業良亦可愧乃斷然謀爲經始輸財帑庫之贏鳩工農務之隙鋤荒蕪別蠶持傾扶危凡庭殿廊廡與夫弦誦硯席之地咸革故而鼎新之復彩飾吾夫子與十哲之象而繪七十二侯之從祀者於壁廟貌嚴肅過者凜觀歎所未有矣教諭徐銳曰昔然明欲毀鄒校子產詰以若何毀之子皮使尹何爲邑子產告以學而後入政及其從政也三年而人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

自今以往茲土之民知向方士知勤學彬彬齊魯氣象非齊侯風廟功耶子產不得專美於前矣銳與侯同甲戌進士復聯僚契於是嘉其善喜爲之書

魏公祠堂記

李域涇縣丞

故大丞相東蓼魏公杞之宰涇邑也以哀矜惻怛爲心以撫摩愛育爲政行之未幾涇人化之士與廉遜之風庭茂器碩之訟被召之日百姓攀轅欲借寇而不得請乃卽縣學立公生祠以永甘棠蔽芾之思歲月既久學漸拉弊祠亦就湮俞侯言來宰是邦凡所設施一以公爲標的謁公之祠顧瞻貌像顧廢慨然興嘆乃捐廩俸葺而新之既成命域記其事域竊惟賞善罰惡者人主之大權福善禍淫者天道之順應方魏公之來值歲連歉邑之饑民待哺於官者日數百人公焦心勞思賑恤有方悉免溝壑時部使者方以蘭絲急屬吏惟公毅然有守不爲勢屈獨租緩賦罷去一切苛求橫斂之日民賴其惠貪必視之聖天子愛民如子復崇獎循吏公首被超擢越六年致身宰輔涇民至今稱頌以爲光榮繼其政者往往奉以爲師德澤歷久不訖後有陽倡慝欲以聚斂藉上官知始取公之善政紛更之激事近半載創立科歛巧獻羨

餘增益月格之日三百餘番其他公所罷者悉復興置吏民
不勝其慶追念公德家爲流涕至於迎致公僕哀訴庭下楊
君居之不疑遣害至今聞所切齒今魏公之後未輪華轂爛
然盈門而楊君去官未幾蓋館之後有不可勝歎之事由是
知公之惠於涇民甚厚而天之報於公者亦不薄矣伐柯伐
柯其則不遠周使魏公專美於涇域於俞侯有望焉淳熙十
四年正月既望丁巳日廸功郎寧國府涇縣丞審易李城記
并書

敬臨堂記

謝 謬

今之爲邑者其弊有二曰憚曰忽夫地方百里畫封疆置社
稷星列基布其民人乃欲知其休戚而不得何也意憚則無
喜心意忽則高坐晏安謂政爲逸我皆不敬之所馴致南陵
有茂宰郭君高叔其先君子宰桐之歸安嘗以敬臨名堂高
叔因卽以顏其廳事間求記於余余曰可謂知言之要矣天
下之事無難惟敬則易操舟而涉江河不敬則欲膏車而走
康莊不敬則覆挾干戈弓矢而兵不敬則敵必陵持參桂芝
朮而醫不敬則疾必深况夫綱章墨綬以濟我民非居之以
敬而冀政之善得乎肯尼父可子桑伯子之簡而深然仲弓
之言有以也雖然困民而敬亦卽以自敬故曰敬人者人恒

敬之今之憚且忽者持不敬之政以臨之及夫人之怨汝置汝則歎其不我敬不可謂之知本余聞高叔力學信古每事必審名堂之意孝道寓焉想其正衣冠尊瞻視端莊肅動靜語默不忘而其民仰之刑章不煩賦役不愆聞其風者可掃憚與忽之弊矣大抵堂上之師堂下之資一焉爲填一焉爲麓聞南陵之俗本淳雅尚義况夫有以先之將見其士人不但入公門而鞠躬也問於其家而內外之肅如朝廷者人亦可名爲毋不敬也已高叔名堯官承議郎諫議大夫臨江謝諤撰

重修大農陂永豐陂記

諤既爲南陵邑大夫承議郎郭君堯記敬臨堂其邑之暇復來告曰大夫有功於農政尤不可然即其寔則曰邑東南有二陂一名大農一名永豐邑資以溉大夫初至郡考圖志且見邑人徐內翰元功永豐陂叙而大農陂有韋司農撰記甚明爰知大農重興於元和永豐重修於咸和本朝熙寧中嘗捐常平鈔米三萬五千餘貫石復加修理陂以堅全自後稍就湮廢出口告病大夫乃白於當平提舉謝公深甫竟如所請移文支撥繕繕斛且委修職郎主簿徐挺之同力計視邑人

喜咸助其工蓋其源爲涇水合山溪羣流爲江出熊湖中歷
邑界江闊地平橫絕其流開大港過導江水股分支引散入
溝塍間所爲陂因是江也大農在上流源流七十餘里湖田
五萬餘畝永豐在下流源流六十餘里湖田三萬餘畝元縣
賦兩陂所屬三分之一乃鳩工於丁未之冬訖事於戊申之
夏噫君子之仕以利民也吾親親民於百里者日可以利民
然利於當時利之小也久遠之計視當時利何如耶然使不
有以繼之則利雖大或有時而不行所冀來者增其所損補
其所不及非特謂成人之美而利之所能大者寔在後之大
夫君子也邑祿欲記諸石其亦以此也夫淳熙十五年冬十
月朔日
謹記

縣廳壁記

李 瞻 旌德令

廳壁有記其來尚矣或謂此不過記姓氏官爵與夫更代歲
月而已余獨以爲不然蓋壁記之設異時將以取賢於人俾
見之者賢否美惡必有遺議焉宣之旌德以唐地理志考之
創於肅宗二十年本橋太平縣之一鄉地狹山多最爲小邑
在昔號爲訟簡迄今四百餘年其宰賢否尚可取實於人余
自紹熙改元季夏承乏於此嘗聞諸耆老有所謂練長官者

元祐間是率是邑爲政簡易律已嚴勸興學以養士邑之名
公多出其門至今鄉間里巷皆能道其詳每遇酒之清者則
曰此練公也又嘗修橋梁以濟人亦以練公目之以此知名
不可其人有所議信然矣余感而歎焉雖無壁記可也然壁
記不立亦爲闕文於是訪諸邑人乃自寶應以來得其姓氏
之可知者由高君以下凡五十有五人謹勒諸石以告來者

徙建縣治記

曾煥

涇在秦爲郿郡地漢屬丹陽晉唐凡再更皇朝始隸寧國素
號山水縣甲於江東六龍南飛兵火改造且自割入太平旌
德石埭地益狹力益窘復瀕大溪淳熙初水失故道衝邑
治將底於旣官無臨治之字吏缺文移之舍因無狂獄輸無
倉庫簿書散漫賦稅陷者幾十六七嘉定三年冬濡須王君
來爲宰既至周覽喟然嘆曰是安可爲耶退自計欲辦於官
莫先辦於民乃以縣用二萬緡歲所科於民者悉蠲之民大
能於是議徙占相茲土高燥坦平於久爲宜遂首捐私帑倡
民爭助出納君不與焉調度經營則自尸之爲堂三間前後
爲軒東西爲居室上建二閣曰賓月曰挹爽堂北臨池植以
芙蓉上爲一堂曰清白旁峙二亭曰錦照曰蒸霞綠以化竹
爲委蛇之所外爲廳事三間前後爲軒東西爲夾廳曰晞顏

曰景范又東臨池爲一堂曰惠和聖以修廊南爲公庖廳南
列兩序爲史舍東又自受給歷有省庫有常平庫又東有什
物庫西有獄十四楹合東西爲中門門東爲土地祠爲省倉
又東爲社宮十四楹併風雲雷雨五壇門西爲學糧倉又前
爲大門上爲傑閣曰風光下列二館曰畫簾曰甘棠前二亭
一以宣詔一以頌春公宇所須於是始備詭爲檻二百四十
有一總糜錢二百六十萬有奇米七百二十斛有奇經始於
四年正月丙午告成於闕三月甲子規制崇深門廡言言過
者駭觀既訖役移書中都俾樊記之竊謂古建萬國大小基
布而世襲之奉上常撫下有經則他所罷行悉得自命無
有拘牽惛憊憊然不可一朝居之患由郡縣後上下臨制
有億浩繁以至於今往往朝廷之百司庶府州邑幕曹藩尉
小而關析吏罔不樂就獨縣宰無賢否人人畏避不敢輒鄉
邇至視若湯鑊其間得稍從容守公奉條教猶自揣慄不自
保况若淫耶而君乃能損已輸官修辭依律含辛茹苦奮張
作與舊所乏供充盈整裕下無遁賦上無逋輸靖謐寧嘉旁
軼佗眈由是觀之苟廉明公勤何所民社不可爲耶則凡忽
顧玩傾沒私購敗與民無聲焉者詎不愧耶若家世名儒
過顯於朝有剛直聲百爾傳承道有端緒况復克自勉勵不
忽不苟如君者是豈不足嘉尚耶乃爲之書庶代而來者考

役所從知警且勸焉若學宮驛舍則別自爲記茲不載君名
祿字叔永六年六月庚寅承議郎將作監主簿廬陵曾煥記

重修涇學記

王祿知縣

藝祖皇帝受天命肇造區夏創業之初未遑他務首營學校
以奉先聖鑒與臨幸雲漢昭回天下學士彬彬向風列聖繼
文增美景錄德風教雨布被萬物涵然生徒肄業惟國庠爲
盛郡縣雖或有先聖祠宇而於養士則罕聞焉仁宗皇帝祇
通顯諱克紹先烈景祐中始立藩鎮之學迨至慶歷又立郡
縣之學復詔非本土人不許聽習遊學之士勒歸本貫遵聖
道以正人心抑末流以防邪僻宸心超視遠覽可謂至矣涇
古邑也自秦迄今千五百年山川人物之秀聲聞江左而建
學於有唐之季儒風最盛獨先諸邑於今五遷中間燬於兵
火漫於水災固非人力所可施近世俗吏更相師務爲簡陋坐
視傾軋腐壤日復一日鞠爲園蔬而聽士之田或計費出售
或爲勢所奪其視列聖興崇學校之意得無愧乎余承乏茲
土首謁文廟闢荆榛以入顧瞻黌宇十七七八內省忸然亟
捐俸廩鳩工度材同列助其費大姓佐其役奔走謙趨惟恐
或後部刺史胡公澥聞而嘉之予錢十萬以繼其成經始於
辛未之春落成於壬申之秋爲屋五十六楹廟貌崇嚴堂宇

觀梁齋前有值肄業有所憾星並明正戰對森四方來觀者
章甫襄如縫掖儒如族談聚議皆忻然有自得之色乃集
邑之秀士而草試之拔其尤異俾食於學月書而勸勉之歲
考而升黜之遂立蠶絲禮典之制在羅經史子集內監之書
臚列大姓之捐田以瞻上者聞善建義以千百計會其所入
數倍於昔胡公復檄郡俾調其租雖未能遽復昔日之盛然
學校之設不爲具文矣學既成諸生合辭請曰願有以記之
余曰昔公孫奭於將以已作養士至數百人昔賢之急先務
如此余視之誠有愧焉然念此學廢已數十年諸生欲後人
知成之難而壞之易因今之規模增益其未備不俟其已壞
而後葺以無負於列聖興崇學校之意是余之志亦諸生之
志也余豈敢辭諸生曰唯於是引筆書其事而刻於石嘉定
癸酉孟秋既望滿
須王保叔永記

譙樓居漏銘 有序

汪 繹

皇帝即位十九年歲在壬寅九月庚辰朔寧國重修特漏成
先是唐大中五年宣帥沈傳師命國練州官杜牧以梅爲科
製作精密應驗不差中更變故首尾斷缺惟有六齋神鳥帽
褐服從以虞吏名爲吹角猶唐舊物特重之北墜下別作刻

漏不合於古至是命長樂林可大新作器漏以杜牧料九重
澄壺箭吸水減水悉知故智魏燕中鼓角十二青陽朱明白
氣元英旂以時張之設土圭春視其面秋視其背以二分爲
兩蓋一行遺法因爲銘壺下目
昔在於助歷象日星至唐杜牧察驗難精權與水鈞而衡始
生水落籌浮銅乃發聲二十四等晝夜更以此無息制成
錯行惟輔大中凡壞於成淳祐之歲妄始經營土上測景以
覺昏明我爲此銘永有法程
體妙略機賦探化工受遺敬授政合通中精余百鍊良治是
從式存古則以傳無窮
新刀割雲根分明一圓鏡不獨傾太陽亦以定斜正

宣城總集序

吳潛

問官之由孰不知訖者爲昭亭亭者爲文容崔者爲疊亭問
崔之水孰不知有論者爲江浩浩者爲高而崔者爲雙溪問
崔之文章孰不知崔之書與序而已或知與前少隱有集而已
其他更篇應快皆因聞知宋宗正丞李公兼吾先君子正肅
公心交也世有令德居鄉惻惻惻惻惻惻惻惻惻惻惻惻惻
齊梁均後迄今皇朝渡江之初上下一千年前後三白家居

者仕者游者寄者苟有片言隻字及於吾宣往往漁獵而網
羅之凡得詩千餘首賦頌雜文二百篇分爲二十有三門合
爲二十有八卷名曰宣城總集而世變之盛衰人物之賢否
風俗之美惡山川樹林亭臺樓閣之景花草木鳥獸蟲魚
之名莫不會萃於斯噫公之心亦勤矣力亦勞矣公之了後
軒居士蒙善繼先志手自營校願鉅梓以廣其傳前守險討
楊侯伯品令守司業孫侯夢觀嘉書之成悉捐金以佐工費
吾兄退翁臨長本道亦助給焉後軒乞吾文以冠集首此吾
宣盛典也吾又奚辭因爲之說曰使宣之山而產金玉珠璣
水而產珠璣聚於此必散於彼山水之秀不產金玉珠璣而
產文章也雖散於彼復聚於此然則文章之貴於金玉珠璣
萬萬不侔矣繼今以往甲乙名集將不一書高於山深於水
遞相續筆抑亦公家來昆雲仍之望也後軒曰唯故序之覽
者其毋曰子宣人也知宣之詩文而已

修儒學記

王遂

紹定中四明袁公甫持節江東行部南陵襄帷之暇進諸生
爲之講論經術大義耳聽心受如寐得醒嘉熙未天台杜公
範起知州事反復教六邑諸生以大學中庸論孟之音當是
時士之有聞者如廢疾得行二公以廟廷重望而觀風察俗

承流宣化其所務若此宜乎郡縣之思其去而禮義之教爲
無窮也杜公既入朝適星江趙君若琨來典南陵既至經畫
民田講求羅政亦既有緒因思爲廟學計曰教之不可已也
講習之莫竟而興廢之不常也有由矣於是毅然以修學爲
務殿中設貌像攸嚴門宇宏深內建堂明倫以示教化之所
由出外立堂沂春以明學者之所自得左爲藏修游息之所
四以明善誠身篤志近思榜之旁立袁杜二公像而廟祀焉
乃築乃修不侈不陋又以祭必有具糧必有時爲庫爲庾莫
不畢備南陵之士無少長莫不于相慶而入咸曰吾昔所
聞於袁杜二公者習之不患無其地矣趙君乃圓疏而橫圖
之以請記於遂夫養而無教則爲徒養教而無法則爲徒教
學也者所以明乎善也一毫講習之未精一念操存之未熟
則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釋奠於先聖先師者寧無愧焉夫
袁公之學接師友之聞而得諸文安陸子杜公之學本父兄
之教而得諸文公朱子宅壇之差途轍分焉是可聚辨之無
所而央擇之不早耶夫爲二氏之學者未嘗不同道未嘗不
同師而學者於聖人精微之不察則去道遠矣豈特斯須之
不近哉故存養一心掃去百念不若窮理盡性志道據德之
爲安由初而論則近久漸積之爲足厭而一超直入之爲足
樂由後而論則目前之自得爲可喜而異時之無持守爲可

發學者於此必有所動心矣天資之敏達者莫不靡然從事於彼器識之端重者未有不毅然堅定於此者也聖主尊禮諸儒咸復美諡而行幸辟雍必尊朱氏以上及於周張二程非有異指也本乎孔孟之說而上接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所以同民心而一治道也遂蚤歲與袁公杜公共學今聞趙君之立獎舍也寧不感念於此學者果欲以其明敏之資而求速成之效則不容不近於道必欲遇聖賢之大全求古今之正論則規模矩範必有在矣入是學者其可不致審於斯嘉熙二年白露平江知府王遂記

五賢堂記

二仙堂者祠齊尚書郎謝公朓唐供奉翰林李公白也五賢堂者增宣州觀察使顏公真卿太子賓客白公居易吏部侍郎韓公愈也祠事二仙而增三賢爲五者所以追仰高風景行先哲非徒設也由吳晉以至於齊東南人物何止一謝公哉自梁隋以至於唐亦非獨四賢也謝公家青山而守宣城觀天際藏歸舟之句非食烟火者所能及而李公乘舟采石讀惟有敬亭山之句亦非謫仙人所不能道陳公卓謫其詩名之二仙而吳公潛刻碑以紀其事夫仙非人力所能至也

耿介絕俗之標瀟灑出塵之姿有非言語之所能形容而文以貫道大豈僅佐喬松所能盡謝公非其時卒免於非辜李公不及陪開元之盛避地姑孰非貪生者然唐自平陳罷去昇州置浙西觀察使於宛陵而顏公以剛直之節往莅之忠烈名存百歲不泯自公出宣州奉詔擢第清名正節見於諷諫遭時賢相不及附錄會昌之盛獨有高文大冊流落外夷惟大歷正元之間乾清坤貞號爲中興韓公振起八代寔就食於江東孔孟之後一人而已然則五賢之祠不於其行事而於其文不於其仙而於其賢外設二楹內取一室青山流水四面環繞珠河橫流浮圖對峙信矣神明之所憑藉亭舊有二仙像乃求自公於平江韓公於郡學而顏公之像未之得劉汝進自金壇因使求焉道過牛耳山躍然若有驚者問之則顏公祠堂也人室瞻謁得其像歸廟詎知非祠廟之當合一耶因記其事使後來者有考云

黃山紀遊

吳龍翰

咸淳戊辰十月既望魯齋鮑雲龍古梅吳龍翰足菴朱復一來觀黃山嵐嵐登高餐胡麻飯酌泉飲之不火者三日從者皆無人色率不能從予三人愈清狂上丹崖萬仞之巔夜宿蓮花峯頂霜月洗空一碧萬里古梅談元魯齋誦史足菴歌

游仙招隱之章少焉吹鐵笛賦新詩飄然有遺世獨立之興
次華景鍊丹峯過他人在橋酌丹泉徜徉久之次紆路遊水
簾洞踏月夜歸少憩蘭若把酒臨風對天都而酌之曰吾輩
與若爲熟識他年志願俱忘無意此山昔歐陽永叔謝希深
輩遊嵩山吹簫歌古調吾輩倡酬之樂似之韓退之登華山
頂邑令百計取之得下吾輩冒萬險人跡所不到其狂又似
之然韓有詩謝有書以紀其奇也吾輩可無一語留作此山
公案乎於是乎書

元

涇縣尹承務蘇公政績記

梅震教諭

涇古宣之屬邑也地廣而僻人質而文自內附以迄於今朝
廷重百里之命率得賢大夫寄之非天與延祐戊午縣尹蘇
公寔來歎是邑分在山溪易乾且溢繭絲旣浩民瘼難知於
是曲加撫摩以紓其力提綱挈領舉要減煩自民不可不知
義乃大修文廟復浮屠氏侵田而教養之祭器則悉以銅
鑄焉民不可使有疾乃捐帑買基殿三皇表賢學以總之衛
生則有藥物焉民不可窮而無告乃與義紳而院之矜寡孤
獨政必先施焉民不可不耕而食乃出大社於荒榛而壇墠

之春祈秋報有在焉諸水疏渠勸農以預如泉北下瀟陂可
溉千頃首抑強者而復其規中陂元隸寶勝寺必令民以復
常仕馬頭官渡迤邐澤梁無禁其見侵於鄰境亦必取之以
復其民凡凡涇之爲田若地一萬九百五十有四頃爲糧二萬
六百一十碩有畸爲鏹三千九百八十餘緡爲帛六千八百
二十有二段悉額之碑以防其弊嘗部糧水陽催科得法納
戶便之不中限而完至於本路概糧二十六萬餘碩水陽將
無所容郡檄公請於行省公堂陳利害謂民不堪役關係非
輕今龍壽新倉二百餘間深木小花財賦倉空閑若二處帶
取何必改作且免水陽窪下耗費省從之是豈獨利吾邑而
已他如鳳公廩添義倉墾荒間均役法息盜賊簡訟減運
夫罷匠首增戶口革鄉胥置金鉅以節更戒邏卒而肅夜微
而律衡度星莫不以古準今一公所推同寅間故涇之議
云四民舊業通縣官有蘇公三載民無憂賴有蘇汝舟其感
人勳物如此公若罔聞知也震叨類席耳屬路碑一日適講
左氏傳鄉校得議執政善否諸生乃揖而前曰蘇公大畧於
宓賤言限何如恭惟詔條慎擇守令以五事論選又申之以
先舉後察今公之政績見褒稱於郡而憲司臺而省府文案
昭然粵自閩浙颺歷至於涇尹邇焉寡備子邑博士也寧無
春秋予曰二三子之言是也抑公及瓜未代孰不願借而謂

去思予之匪材其能發揚賢尹之鉅麗乎雖然姑一言以張
本之俾他日國史有攷焉彰往勸來庶幾大慰民志公名濟
字浹舟山東益都沂人有準有繩如水如鏡文獻故家風雲
捷徑博說作楫之心召伯憇棠之蔭謹摭其梗概而壽之石
時至治二年歲在
壬戌仲春吉日

廉訪司題名記

王士熙 廉訪

漢刺史以六條督察郡縣或遣使繡衣直指分道以出乃今
肅政廉訪司之本原也唐設刺史所用不皆如古宋設三監
司如轉運使提點刑獄提舉常平倉是也然借重其職官非
專設非良法也我世祖皇帝立肅政廉訪司制既周舉體益詳明
憲葦後以法未詳密改立肅政廉訪司制既周舉體益詳明
專決六品以下以上取聖裁盛哉九重善政什伯漢唐流芳
萬世矣司官之制廉訪使總其事副使僉事分巡各處候事
已言還司則合署矣出有簡程聖訓之是將入有寅恭綱紀
之是振自至元二十七年泄是官者歲月逾遠前廉訪使錢
哥聽其姓名立石為題名記其故寔可見矣今廉訪使希顏
照磨崔士安同謀石記不如規矩遂改制為完碑焉鋪張始
末系以文辭煥乎有章予曩者以御史守省河南知宋開封

題名在焉惟包拯褒然其中人人觀之者必以指認其名石
為涇闕用之如初蓋人心天理貫乎古今雖里夫小子咸知
推崇焉若此題名烜赫於後俾羣工作則不其踴躍今希顏
常為河南郎中設此事甚悉也抑予有論也功在民間里夫
小子之易知功在社稷青史不刊之令典典憲諸公日膺陟
登揚勲愼德敏致勤勞不特功在民間而已也於是乎書

太平縣秋糧折納記

汪澤民

宣陽邑六太平尤僻且遠介萬山間距郡二百四十里蹊徑
盤折土壤瘠枯山當十八九居人嚴耕石耨菽粟麻桑衣食
帶畝云田在高崖深谷或隰阜雨暘少失節崖者稱谷者寒
烈則田如炭功罔成又植僅宜黃袖田之收無一釜之儲是
故也租回折納輕重云爾大德中郡立倉水陽儲漕米有司
而能察太平與他邑通舟楫者微微本色復詣水陽輸當徵
輸而與田無涉東廩訪僉事按縣至問民所疾苦鄉耆羣進而
言曰邑此之病餘未暇悉舉尤厲民者莫若輸糧歲計一萬
夫十百有奇今湖之安吉徵之休寧隣邑之德德皆聽折納
其如德德何俟而然哉嗟曰民瘼有甚於是乎昔興兵利除
其害吏風其弗便吾職也立召令姜木畔邵止請於行省

行省以江東分司牒轉達中書中書擬戶部議凡五反覆竟
莫易分司議遂咨行省爲例後四年二三善德致典人之辭
請予書其事於石予惟除田租弛山澤禁凡可以利民者夙
夜在心而以宣恩廣澤屬於羣工有司於鼓仁哉崔侯之舉
無防乎公有便乎民可謂惠而不費者矣余既嘉部使之利
民又多邑長慕屬能力陳民隱而黎庇知上之所以庇我受
賜於無窮思著其蹟而不忘是皆宜書余郡人也竊嘗有志
乎民事才弗之逮樂聞其善乃爲之書

遊黃山記

黃山在宣歙境雄鎮東南山之陽踰百里爲歙郡治其北二
十里爲太平縣又北抵宣治所二百四十里不當通都大邑
舟車之走集而遊者罕至今年四月九日余始得游焉山西
之麓田土廣衍曰焦村蓮峯丹碧峭拔攢壁若橫圭若側弁
若列戈矛若芙蓉菡萏之初開雲烟晴雨晨夕萬狀臨焦村
南道二十五里至湯嶺仰視羣峯猶在霞漢間岡阜蟠結鑿
石間徑嵒崿欹危瀑布聲訇壑如雷怪石林立半壁飛泉洒
巾袂當新畧凄然而秋又十里憩祥符寺寺前淙流走萬石
間山皆直松名杉藤絡莎被蒹葭龍茸下有靈泉自硃砂峯
來依巖通一小池上池堂徹廣可七尺深半之毫髮可鑒泉

出石底疊疊如貫珠不絕氣秘靜若湯酌之甘芳蓋非他硫
黃泉比也明日遂試浴垢旋流出纖塵不留令人心境清廓
氣爽體舒州傳沉痾者潔雪立差理或然也寺有南唐碑初
名靈泉院宋祥符中改今額又龍池距寺左三里許奔流噴
薄湧石潭中亭午照燭五色璀璨誠靈物所居夜聞啼禽聲
甚異若歌若答節奏疾徐各山樂鳥下山咸無有行寺旁近
見數峯凌空僧指云芙蓉硃砂其尤高者天都峯也上多名
藥採者巽輿以上三日達峯頂余心甚欲游而鳥道如線不
可乃止凡再宿寺中還至焦村之三日行三十里游翠微寺
古松修篁石澗橫道僧橋爲覆之屋以息游者清冷靜邃已
隔塵雜余爲榜曰翼然至寺庭有井泉僧言此麻衣師卓錫
處泉亦清美不溢不涸一峯卓然獨秀丘峙東南隅曰翠微
峯其條支迴互寺居盤中故諸峯俱隱不見明發行十五里
過白沙嶺往往攀崖壁牽蘿蔓或小木貼巖若棧而度幾不
容武傍臨絕壑惴惴焉不敢俯而窺又七里至絕頂頂平廣
信尋方據石少休時晴雨旭霽氣象激潔環視數百里岡巒
虛落歷歷可數九華緣翠若蓮開陸焦村向所見峯皆平挹
座間俄傾白雲涌起遙山近嶺如出沒海濤僅餘絕頂樵汲
天漢中倏又欽藏如掃如是者三可謂奇觀矣日暮抵寺信
宿又二日從村北十里登仙源觀至元中新安吳萬竹習靜

茲襲嘗行易宛陵誇詡其勝余贈詩還山今竹存而吳遜已
久休阜周密南列翠峯鍊形引年者固其所哉既還憇吾宗
公仲雲松樓越十日踰興嶺而南所謂三十六峯者駢列舒
張橫絕天表歔歔喬嶺效奇獻秀盡在一覽行田畧竟廼登
橫嶺陟小邱道左竹杉陰森中小徑縈紆幾數屋間一僧奇
麗近八十煮茗進菓自言結搆力田間則持經甌空歷二十
間矣外營草亭往來休焉俾陞且壤余將改築亭之右丈餘
南峯翔舞迎乎前北隴奔躍駐乎後左右翼如景益清名之
曰芙蓉亭而未暇也循巖曲折抵白龍潭巨石谿舒洶湧衝
激深不可測歲旱民謁款雨立至有度板橋有小菴食淡苦
修數輩居焉嘗有逃空谷者出奇方療人疾頗眾既亡瘞浮
圖中余特徵夫山水繆繞自爲奧區於高峯之下由興嶺抵
此四十五里人蹟遼邐可屏塵事遂宿焉聽泉而去世稱黃
帝與浮邱容成於此山上昇改名黃山江漸諸大山所分以
出其廣袤形勝若是奇蹤詭狀固不必盡究然非神人列仙
不能稱其居昔大德戊戌歲得茲山圖經神思飛越而因循
皓首南幸一至又弗克久留而去每登山時宿雲收雨紫
氣如沐山下之人皆以爲山川英靈有相之者余亦竊自喜
因思向在南安之日造南潯山禱雨龍湫跳拱亂石急流中
腰絙梯藤登懸崖山而復下至潭所其巖險視茲行爲甚是

故樂清賞以酬宿昔忘躋攀之勤而不知高深之爲懼也時
至元再元之六年庚辰歲也